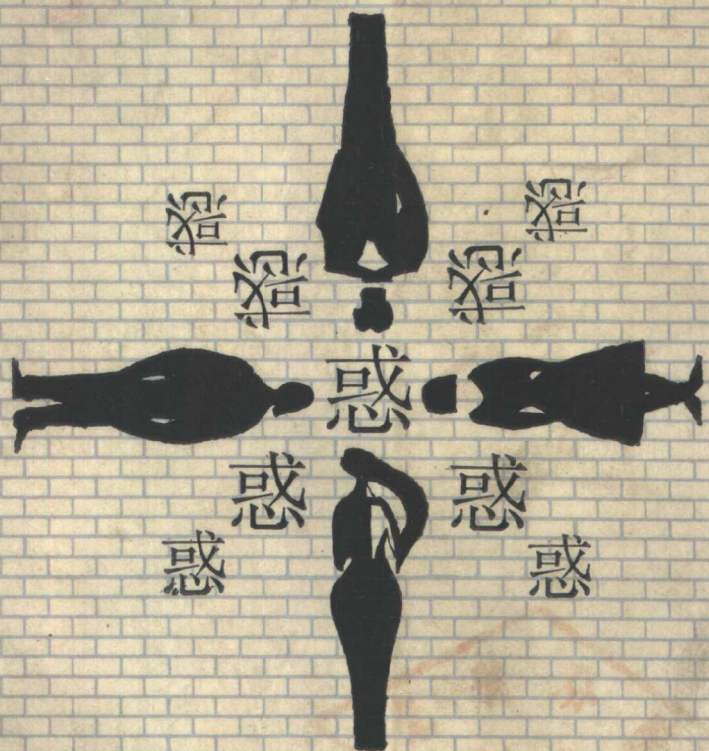


惑之年

母碧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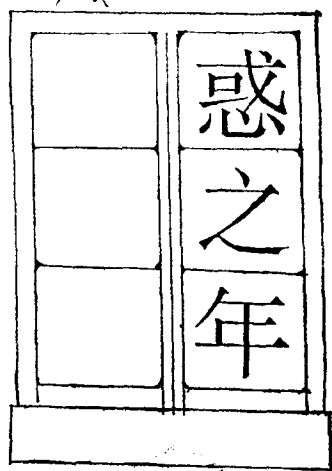


惑之年

母碧芳 著

I247.5/1066

版社



母碧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惑之年 / 母碧芳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5
ISBN 7-02-002275-8

I. 惑… II 母… III. 言情小说: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8761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01千字 开本 7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3

1996年5月北京第1版 199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20 元



作者像

“我想告诉你一个决定，老程。”姚瑶倚在早已辨不出最初颜色的窗帘边，望着窗外楼群夹缝中那轮快要散尽余晖的血阳，以毋庸争辩的口气说道，“我要去美国读书。”

程铭吃了一惊，抬头望一望妻依然线条优美、楚楚动人的后背，没有搭话。手中的烟头燃到了尽头，把手指烫着了，他才扔下烟头，下意识地噉了噉指头。

“我希望你不会反对，”姚瑶慢慢转过身子，用平静但仍很坚决的口气说道，“你反对也无效，我已经决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姚瑶盯一眼程铭，顿了顿，又问道：“再有多少天，我就三十八了？”

程铭又是一怔，没想到妻在这个时候，会提出一个让他毫无思想准备的决定，又突然问起自己生日这样一个十分琐碎的事。作为一个计算机专家，他的记忆力不容怀疑，可他确实无法立即准确回答出这个简单的百位数以内的减法题。如果妻的生日是在十一月，那就还有四十来天；如果是十月，就是十来天。

姚瑶怪怪地一笑：“我知道你记不得了。结婚纪念日你也不会记住的。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日也记不清楚了吧？我只想提醒你一个事实：我已不再年轻了。我要走。”

程铭无法去细究这是不是妻出国的唯一理由，也知道再争无益，就随口问道：“收到通知了吗？是美国哪一所大学？”

“纽约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舅舅做的担保。”

程铭没有再问，点燃一支烟衔在嘴上，径直去了只有一平方米大小的厕所，倒了悬在半空中盆子里的水。一年半前，程铭晋升高级工程师泡汤后，所里为了安抚他，给他分了这套二居室旧房。在所里住房紧张得曾闹出过人命的情况下，能由一居室进入二居室，当然算是关照又关照了。可是，这房厕所一直漏水，反映了几次都无人理睬，最后只好自己想了这么个办法。每次蹲坑，取盆子倒水成了不可缺少的程序。他听着倒水的哗哗声，便想象着妻在美国的生活会怎么样，若是厕所也漏水呢？他打了一个愣，感到自己还是不想让妻去美国，便打算再硬着头皮找妻谈谈。

可是回到客厅，妻已不见。瞟一眼卧室的门，已经掩上了。程铭一下又泄了气，一屁股坐到破旧的沙发上，砸出一个怪怪的却很熟悉的吱呀声。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让程铭感到妻的决定已不可逆转——他和妻已经分居了三个月了。那次争吵的当天晚上，程铭洗漱完毕回卧室，发现门已从里面拴上，而另外那间小屋平时只有客人来了才使用的床已经铺好，他便明白了妻的用意——那里从此将是他夜里的去处。

以妻的个性，再这么下去，恐怕只能分手了。婚后，程铭为了尽快在专业上站住脚，一再推迟要孩子。一推再推后，姚瑶也主动提出不要孩子了。没有孩子的维系，即便姚瑶不去美国，再分居半年，恐怕也要导致分手。程铭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程铭在客厅里呆坐着，回想起和姚瑶风平浪静相处的近二十年。两个人一本正经地恋爱，一本正经地结婚，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做夫妻，严谨得像经过周密思考后编出的程序，夫妻间连个玩笑都很少开过。一场在别的夫妻间像是家常便饭的争吵，就导致了长达三个月的分居，这让程铭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爱情

真的就是这般脆弱吗？姚瑶作出出国的决定，已经充分表明了她的倔犟。难道自己那番话真的把她伤得这样重吗？程铭回忆起那次冲突，不禁黯然神伤。

春暖花开的时候，所里的五十亿次巨型机的主机工程完工了，可是程铭在主创人员的名单中，位置又朝后面挪了两位。本来就列在后面的姚瑶，干脆就从所里报向院里的报告中消失了。程铭知道这是中国学界的通例，并没十分在意。他没想到这件事竟是姚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姚瑶破天荒地要喝白酒。程铭知道姚瑶不会喝，就劝道：“没有必要折磨自己。中国就这样，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再过二十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个屁！”姚瑶骂了一句粗话，“生儿子的资格都给否了，将来怎么当婆婆？这台机器，总体设计由你负责，可你现在已被排到了第六位，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你的下场跟我今天没有什么两样。最早参加这个课题的，只有三个人，今天清除了我，明天就会清除你。”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程铭依旧不以为然地说，“总得实事求是。后来这几年，你确实没再为巨型机做更多的工作。人家后加入的，也都不是草包。”

姚瑶冷笑起来：“是我不想干了吗？我真傻。他们把我调出巨型机室，我还真以为他们是关心你，怕你我都牵扯到里面，弄垮了你的身体。没想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如果将来，你连个主创人员也排不上了，那我这些年的牺牲到底为了什么？我的劳动从何处体现？”

程铭以为妻说说气话就会好的，便劝道：“有我记着你的功劳就行了，他们不会太过分的。排在我前面的职务和职称都比

我高，中国通行这个。”

姚瑶并没有听进丈夫的劝说，继续据理力争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这是因为你的出身太贱！你再能干，也是个工农兵学员，你比不了洋博士，也比不了土博士，甚至比不过一个刚毕业的学士。你没看见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又是分房又是评职称。什么贡献？什么实际？在洋水里泡一泡，就泡出了水平，就泡出了一切。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让你也去泡一泡，也去修个硕士、博士呢？他们是觉得你现在的的能力已经够强了，离不了你。可是，到了大功告成时，就要论出身、论资排辈了。所里有七个副所长，都要求参加巨型机工程，再加上脚脚爪爪，你的名字不排到二十名以后才怪哩！给你这么一套破房子，就封住你的嘴啦？你太善了！”

程铭不能说妻讲的没有道理。他无法辩解，只好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姚瑶似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绝不是姚瑶平日的言语。程铭吃惊道：“你是喝醉了吧？走，往哪里走？再说，这巨型机怎么说也倾注着我们的血汗呀！”

“我没喝醉。”姚瑶伸出两个指头弹了弹桌上的酒瓶，似很清醒地说，“当年在平梁当知青时，我曾经喝过半斤多老白干。我正是知道喝不醉，后来才没再喝白酒。这样吧，我们从此分个工，你管挣名，我管挣利。否则这么下去，到时恐怕真要鸡飞蛋打了。”

程铭仍把姚瑶的话当成气话，一笑了之。

可是，过了十来天，姚瑶真的拿着一份写好了的停薪留职申请递给了程铭：“你给看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

程铭拿过申请瞄了一眼，一下扔在桌子上，叫道：“你疯了！”

搞了十几年的专业，你真忍得下心抛弃吗？停薪留职，停薪留职，这不是个小问题！你要出去干什么？这可是需要认真论证的。”

姚瑶抿嘴一笑：“我不会去街上摆‘麻辣烫’的，你放心。我出去还会干自己的本行，而且还有头衔。”

“总统？”

“不，总统谁都会当。我当总工程师兼总经济师，怎么样？”姚瑶斜一眼程铭，自信地说，“我相信我会成功的。什么都谈好了，月薪一千五，如果是由我定的项目，到时我还能拿到利润的百分之十五。我想，用不了五年时间，我们也可以有私房，有私车。前些天我说弄不好我们就鸡飞蛋打，现在呢？弄不好，我们就名利双收了。”

程铭看她说得认真，脑子快速地运转起来。这些天又没见她怎么活动，她竟能谋到这样的美差？这几年下海的科技人员不少，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沾着一身“海腥味”，带着遍体鳞伤上了岸，剩下的也不过做做维持会长，真正扑腾出名堂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他略带疑惑地问道：“天上真会掉下来个馅饼给我们吃？你找的是哪个三资大企业，他们连你的能力也不用考察了？要是你立的项目赔钱了，你是不是也要负责百分之十五？”

“为什么非要去大企业呢？”姚瑶反驳道，“我们所可算是大庙，和尚多了没水吃。私营企业有什么不好？只要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分劳动一分收获，在哪儿我都不在乎。如果要那个好听的名分，我呆在西南最大的计算机研究所还用动吗？你知道，邓大人关于香港和台湾问题有个一国两制的设想，这个天才的想法，在南方和北京、上海已经率先在家庭里实施了，它有个名称叫‘一家两制’。”

“你从哪里听来这么多的新名词？”

“你别打岔，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嘛！几十年来，中国的动荡太多了，再好的政策，都怕它变，‘一家两制’就是为了预防万一。不管男女，留一个吃大锅饭的保底，一旦政策变了，好有个退路；另外一个出去闯世界，闯出一定的规模了，就可以彻底告别大锅饭。前些天我的想法也是这样，这不正好证明我的脑子还够使，并没有落伍？”

程铭隐约感到一种不祥，妻最近的变化太大了，这不能不让他生疑。能够把一个逼急了才咕咕叫两声的温顺的鸽子几天内变成一个整天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金丝雀的，会是什么样的力量？他再开口时，目的就十分明确了！“你搞‘一家两制’，我没什么意见。我想问问你到哪家公司高就？”

“鸿飞电子公司。”

程铭想了想：“电子一条街所有的店名我都熟悉，好像不记得有这家公司。街东头有科思、飞龙、宏达、永昌、汉高，街西头有飞马、王者、鸣惊，难道不在这条街上吗？不在这条街上，恐怕就赚不到什么钱。做生意我不懂，到一个冷僻的地方开电子公司，恐怕前景不妙。”

“在电子一条街的中央，有一幢两层小楼，原先开的是杂货店，现在办成了鸿飞电子公司。”

“你是说钉子户陈家呀！这人在电子一条街可算是出了名的。当年修这条街时，他硬不盖成六层楼，要一笔七位数的拆迁费，弄得如今只有他这个老户留在门面上。”

“咦，你除了上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竟然知道老陈家的底细！老陈老板已经中风了，这块地现在可值钱了。现在别看它地理位置不好，等公司有了大名气，也不愁赚不了大钱。”

程铭越听越不对头：“半个多月前，我路过那里，还见那是个杂货店，怎么会转眼间成了鸿飞电子公司？”

“这你就外行了。S城这么大，每天有几十个新公司成立，同时也有几十家公司倒闭。一周前那里还是一个杂货店，今天也还不是鸿飞公司，因为正在装修，开张要在下一个月，要不然我怎么能一下子谋到这样一个位置？”

程铭长出一口气，笑道：“怪不得，你还是个谋事的元老呢。如果是个老店，他们恐怕不敢给你开这样的价。不过，你到那里干，风险也大，弄不好是个皮包公司。”

“你猜猜老板是谁？绝对不是皮包公司，这点请你放心。”

“我怎么能猜得出老板是谁？中国这么大，S城也不小，九百万人呢！我猜不出。”

“还是你我的一个熟人。”

程铭心里又是一紧，故作镇静地想了想：“我想不出。听你的口气，此人似乎财大气粗。我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人长这么粗的腰。”

“是焦锐。”

“哪个焦锐？”

“还有个焦锐？我们一起插过队的，还曾经做过你三年助手的焦锐呀。”

程铭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似乎立马就要发作。他点了一支烟让自己镇静下来，自言自语说：“他不是到海南闯荡去了吗？去年还听人说他在那里混得并不好。”

“那是去年。”姚瑶脱口接道，“商场上，一夜之间可使一个亿万富翁破产，又可以造就上百个百万富翁，海南的情况就是这样。焦锐现在在海口也有一家公司。将来他准备把总部建在S市，然后向全国大城市渗透。”

“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不太久，可以说还是我促成他回来的呢。”

“不得了，十来天就能把执照办下来。你见过他了吗？”

“见过，没见过怎么能谈得这么细？”姚瑶无遮无拦地说，“现在干什么都凭关系，他爸爸文革前是省里的老部长。”

“不是早死了吗？”

“老部长在位时替很多人办过好事。”

“焦锐开始在这里干，不是没一个人帮他吗？哦，对了，那时他是个穷光蛋，现在是个小富翁了，有奶便是娘，哪有什么官场上的友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程铭冷笑道，“我只是说出一个事实。”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没意思你不会这样说。”

“你真想听？真想听我就说说。”程铭气得掐灭了烟，“滚他妈的‘一家两制’，你不能到他手下任什么总经济师兼会计师。”

姚瑶慢慢扶着沙发靠背坐了下去：“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能不说吗？”程铭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挥舞着手说，“我程铭还没窝囊到让自己的妻子到情敌手下混饭的地步。全所的人都知道，他焦锐三十大几的人不结婚是为了什么。当年他放着留校从政的路子不走，要求到研究所，为什么？别人不清楚难道我不清楚？弄半天我还蒙在鼓里。我知道当年他恨我，我也知道你当年也并没有相信我的解释，我知道你对他有些内疚。若是别的事，所有的黑锅我背着，信不信由你们。可是，我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和一个人品有问题的人搞任何合作。”

姚瑶早气得发抖了，再次站起来说：“你，你说清楚，你怎么这样疑心。”

“难道我错了吗？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一个为了洗刷自己、

出卖自己的父亲、逼得亲生父亲自杀的人，一个偷看过女人洗澡的人，难道不算人品有问题？他来所里的目的就是报复我。现在他挣了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

“住口！”姚瑶大叫一声，“程铭，你，你，你真的是这种人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自私、狭隘，根本不知道尊重别人。好不好，我不去鸿飞公司好不好？就算没有这件事好不好？……好，好，很好，我总算听你讲了一些真心话。”她在客厅转了几圈，进了卧室，转身又走了出来，“程铭，你听着，是的，我是觉得有些愧对焦锐，可是，你不要忘记，他当时只有十九岁。他偷自己父亲日记上交的那一年刚刚十六岁。出了那件事后，他自杀过两次，能活到今天已经不容易，能有今天的成就更不容易！你我都太顺了，太顺了才会变得这样狭隘、多疑、鼠目寸光。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到现在，我姚瑶对你程铭问心无愧，问心无愧！以后怎么样只能走着瞧。我今天应该告诉你一个真相：焦锐并不是仅仅因为感到没有出路才停薪留职。你应该明白，他的智商和你分不出个高低，他的胆量却是你不能比的。他要是在所里，成就不会比你小。除了前面的原因，还因为我太爱你，他才离开S市的。”

说完这番话，姚瑶扑在床上哭了很久很久。程铭并没有来劝她，并没有来认错。当她擦干眼泪能够端直地坐下时，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应该分居一段时间。紧接着她就有了出国的想法。程铭在厕所洗漱的时候，她已经写好了给舅舅的信。

程铭回想起这三个半月的生活，真的有点不寒而栗。在这一百多天里，除了能从妻的嘴里听到“吃饭了”这个词之外，剩下的只是刚才宣布的决定了。一个女人对丈夫表现出这样持久的沉默，实在可怕。道理他早就明白了，便是气话，当时也不该那

样说。可是，对于焦锐对自己妻子那种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奇怪的感情，作为丈夫来面对，实在又不能无动于衷。他不明白，在这个纷纭复杂、日新月异、变化多端的时代，应该怎样示爱。

直感告诉他，是到了该放下自己的架子甚至尊严来做一种姿态的时候了。尽管他对什么金婚、银婚、钻石婚这些标识着婚姻牢不可破、可以沾沾自喜半辈子的概念一无所知，但他并没有怀疑过白头偕老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完全可以和“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相媲美。尽管中国的离婚率已呈几何级数上升，但在几个月以前，他还是把离婚看成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这些日子，他终于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了。

他站在卧室前想去敲门，可是扬了几次手都没有敲在门上面。十八年了，他从来没有这样尴尬过，自己没有任何过失却必须去道歉。他反身靠着门，想点一支烟，解解心头的烦闷。不料，他一斜身子，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一个跟斗差一点栽在地上。

姚瑶只穿着胸罩裤头蜷在床上，程铭突然闯进卧室，她毫无思想准备，仿佛是无意识的，她拽过毛巾被搭在自己的胸前。这一动作深深地刺痛了向来对男女之事并不敏感的程铭：她已经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自己的身子了！

姚瑶似乎也觉得这一动作过了度，但她接着又坐起来，扯了一件睡衣穿上，嘴里还问道：“你有什么事呀？”

“我，我，”程铭结巴着，“我以为门拴着呢，所以……”

姚瑶的嘴角跳动着—个短暂的笑，不经意地说：“你坐下吧。”

“不了，不了，我只是想对你说，你还是去焦锐那里当总经济师吧。”程铭仍是尴尬地客气着。

姚瑶淡淡一笑：“程铭，已经不是去不去鸿飞公司的事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机会已经不多了。既然要搞‘一家两制’，去焦锐那里也不合适。在国内搞私营，最后怕仍有朝不保夕的困扰。既然现在去美国的条件已经成熟，那当然还是去美国的好。再说，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厮守在一起，老实说，我的脑子都快麻木了。分开一段时间，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这些年，你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巨型机上了，你肯定输不起。我到了美国，一旦有了好的条件，你也会多一个选择。这些天我考虑的就是这些。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程铭自然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他搓着手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步，沉默良久，然后无可奈何地说：“那就随你吧。”

此后，姚瑶便开始忙着搞签证，订机票。临近分别，两人的关系也逐渐融合了，但是到了晚上，却仍是各睡各的房。

女人的心竟是这样容易伤透，程铭始料不及。每到夜深，程铭独自思虑这事时，那些无法遗忘的往事，也不时地涌出程铭记忆的仓库。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的傍晚，一列绿色的火车徐徐启动了。去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已于前几天陆续南下，剩下的人已经不多，其中大部分确定到川北地区去。这些没有能去云南兵团的少男少女，坐在车上情绪都不高昂，毕竟他们是被筛选下来的。

两个扎着辫子的少女坐在靠窗的位置，外面两个嘴上刚长出了茸毛的小伙子，像第一次见贾雨村的小沙弥，把半个屁股挂在座位上，似乎以示男女有别。穿着蓝白相间花格子罩衣的女孩，斜了斜对过的小伙子一眼，说道：“哎，把我的挂包放在行李架上。”

黑瘦的男孩白了花格女孩一眼，咕哝着：“又不是够不着嘛。”

紧挨着花格子女孩坐着的白静颀长的小男人站起来，接过已洗得泛白的军用挂包放在行李架上。女孩瞪了黑瘦男孩一眼，不屑地一哼，把目光移向窗外。她的目光掠过对面女孩时，才发现世上还有这样漂亮的少女，卷曲的睫毛，像掀开的窗帘，正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正在坐下的男孩。那女孩不长不短的辫子搭在前胸，头发也略有些卷。花格子女孩很快把目光移向窗外，这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突然，花格子女孩惊叫一声：“焦锐，快来这里上车。”说罢，跳起来就去开窗子。她把窗往上抬了一抬，没抬动，又埋怨一句：“都是属猪的呀！”

两个小男人很快打开了车窗。花格子女孩探出半截身子，叫着：“快，快，快跑两步。”

列车就要驶出站台时，焦锐的双手终于抓住了列车。车上的两个小伙子拽住穿得很厚的焦锐，像拔河一样，把他连同他的包袱硬生生地从窗口拔了进来。

由于用力过猛，两个拉他的小伙子跌在座位上。焦锐像一枚飞到了尽头的炮弹，一头撞进一个人的怀里。他本能地要自己站稳，双手刚挣脱两个拉他的小伙子，那一瞬间，他听到一声轻轻的“哎哟”声，同时，感到手触着了一团软软绵绵的东西。他半跪在车厢地上时，眼睛看见自己的手正放在一个女孩的胸前。他一抬头，只见羞得绯红的一张脸迅速向后仰去。他呆呆地追逐着这张脸，没想到要爬起来，更没有想到应该道歉。

“摔疼了没有。”花格子少女轻轻地问道，伸手拉起了焦锐，“你真勇敢。没有位置了，要不你坐我的位置吧。”

花格子女孩毫不掩饰的对焦锐的关切，让焦锐有些如坐针

毡。他并没有领情，也不说话，只是怯怯地看了长睫毛女孩一眼，似乎在表示一种歉意。

“认识一下吧。程铭，分配到平梁知青点。”顾长白静的男孩向程铭伸出了手。

“焦锐，也要到平梁知青点。”

“我也是。”花格子女孩忙把手搭在焦锐的手上，“我叫巫艳，巫山的巫，艳丽的艳。焦锐，能和你分到一个知青点，真好，我们终于又能在一起了。”

黑瘦男孩无动于衷，他的目的地显然不在平梁。长睫毛女孩矜持地点了点头，说道：“我叫姚瑶，市七中的，也到平梁。”

气氛融洽了很多。巫艳显得格外兴奋，话题和目光全部集中在焦锐身上。

“你爸爸呢，听说……”

焦锐恶狠狠地瞪了巫艳一眼：“你问这干吗？我爸他死了。他是他，我是我。”

回想起二十二年前和焦锐巫艳的第一次见面，程铭除了感到一缕热情和温馨外，再寻不到别的什么不美好的东西。

如果不是那次该死的巧合，他们这四个人会不会直到现在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呢？

事隔多年后，焦锐几次向姚瑶表白：“在我像一条人鱼扑进你怀里的瞬间，我就爱上了你。”

这个瞬间成了后来发生在知青点的流氓事件的最初源头。焦锐后来在和许多女人的接触中，手触到女人胸部，仍会产生面红耳赤的感觉。焦锐具备反省能力后，认为自己偷看姚瑶洗澡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动机，他只是想用眼睛证实一下当初自己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触到的那只已经发育成熟了的乳房确实确实